

许童童

媚行深宫

荷泽天下 大结局

谁说清纯女不可倾国媚？

看计中计，案中案，红颜弱水如何入主中宫！
后宫战争，硝烟散尽谁是最终王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许童童 著

新浪原创
XINLA ORIGINAL

首部集言情、宫斗、悬疑推理于一身的小说
比《金枝欲孽》更惊心动魄的宫廷谋斗故事
曾在新浪网创下单日点击350,000次、日的奇文
两代倾国美女暗战两朝风流天子的权谋奇书

彩虹堂
RAIN
BOW
GIRL

陆

系列·陆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许童童 著

媚行深宫

荷泽天下
(大结局)

ISBN 7-232-1704-5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38.80元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菏泽天下 / 许童童著.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9. 3

(媚行深宫)

ISBN 978-7-5385-3764-2

I. 荷… II. 许…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2565 号

菏泽天下

许童童

作 者	许童童
责任编辑	孙 发
特约监制	孟 祎 邱 琼
策划编辑	武 宁
特约编辑	武 宁
装帧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130021)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9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5-3764-2
定 价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拒爱 001
第二章	德嫔阿若 007
第三章	伤害 012
第四章	花朝节 017
第五章	水患 022
第六章	夜遇 027
第七章	捉奸 032
第八章	临别 037
第九章	心动 043
第十章	抉择 048
第十一章	御书房 053
第十二章	雨过天青 058
第十三章	下毒 064
第十四章	秀女梨雨 069
第十五章	长相思 074
第十六章	李代桃僵 080
第十七章	可怕的计划 085
第十八章	小主刺驾 089
第十九章	大师渡边 094
第二十章	赐药堕胎 099
第二十一章	盛宠，来历不明 104
第二十二章	杜素金之死 110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君王逼我恩情断 115
- 第二章 产子 119
- 第三章 愿以我身换你生 123
- 第四章 断我臂足 127
- 第五章 百计留春 131
- 第六章 无可奈何春归去 135
- 第七章 博弈侍寝 139
- 第八章 向皇后宣战 144
- 第九章 春宫图 148
- 第十章 天子心机深如海 152
- 第十一章 天子与黄雀 157
- 第十二章 第一次废后 163
- 第十三章 皇权交易 169
- 第十四章 媚魂不散 175
- 第十五章 谢家，玩偶之家 179
- 第十六章 只为承诺入冷宫 185
- 第十七章 传国玉玺 190
- 第十八章 良妃探宫 195
- 第十九章 天子斗奴婢 199
- 第二十章 重病之中不得闲 205
- 第二十一章 恕妃变皇后 211
- 第二十二章 冷宫唱大戏 216

第四十五章	原来天子情意重 220
第四十六章	宁为你沐足,不做你宠妃 225
第四十七章	我与文泽办“新婚”231
第四十八章	再生事端 236
第四十九章	新宠连连 242
第五十章	浸玉池内玉体横 247
第五十一章	局中有局 253
第五十二章	麟儿遇害 258
第五十三章	灭门奇石 264
第五十四章	恋娣反戈 269
第五十五章	红消香断 275
第五十六章	曙光 280
第五十七章	天子风范 285
第五十八章	天下至毒皇后心 291
第五十九章	宠冠后宫 296
第六十章	同春坞惊变 301
第六十一章	我是妖妃? 307
第六十二章	扳倒皇后的神秘证人 313
第六十三章	凤玺三辞 319
第六十四章	荷泽天下 325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拒爱

“妹妹，请快醒来。”依稀有位年轻女子在我耳边轻唤。

是谁在叫我？

这声音——怎么这么像可人？

但，她怎么又会叫我妹妹？

确是可人。我听见她说：“妹妹，若你不再醒，浩王爷的血就要流尽。因为你每吃一服药，都要王爷割腕取血作为药引。你一日不醒，他便一日不会放弃。”

天！我挣扎着，努力想睁开眼。

可是完全无法动弹，又不能言语。

可人开始低低地哭：“妹妹知道吗，父亲大人对王爷说，若要救你，需以人血为引。若你迟迟不醒，他定会为你流尽身上最后一滴血。姐姐求你，为了王爷，妹妹一定要醒来。你我姐妹还未相认，你怎么能就此离开？听王爷讲，妹妹昏迷前曾见过父亲，是不是他老人家给你用的药？”

可人称三叔为父？——出来出我心跳得厉害，我算算时间，便仓猝料，于和舒舒，想一命，“是的，”可人喃喃道，“我们本是堂姐妹，可父亲大人并不知道世上还有我这么一个女儿。家母原是薛于期大人的妻子，惜他娶家母未及三年，便另结新欢。家母生下姐姐薛琴心后，大人便找理由送姐姐远去外祖家中。母亲不肯与姐姐骨肉分离，便一起长住外祖家，从此叶薛两家老死不相往来。也许是命，让自小酷爱音律的家母偶遇令叔——两情相悦，怀上可人。后，父亲因故要离开一年，分手家母当时并不知道腹中有我。家母生我时难产而死，因此爽约，与父亲从此天人相隔……”

心中震惊,完全已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挣扎着,再挣扎,拼了命睁开双眼,怔怔看着午后阳光之中满面泪痕的可人,轻轻道:“可人?”

可人一惊:“主子,您醒了?!”

她说得又快又急,正要大声欢呼,我忙及时制止。我只感浑身酸软,疑心道:“可人,你叫我主子?可刚才,刚才你还说,你说你是琴姐姐同母异父的妹妹,而你父亲——是我叔父柳三公子?”

可人倒吸一口冷气:“您……全部听见?”

我点头,她便沉吟着,不再言语……缓缓地,除去左足鞋袜——小拇趾上方,一小颗状若梅花的红色胎记,赫然在目。我胸口又是大震,慢慢从棉被中伸出左脚——我与她,我们两人左足的小拇趾上,那胎记形状端的是一模一样。

六出梅花印——我们柳家独一无二的亲情标记。

我拉住她手,又是欢喜又是悲酸:“姐姐!你果然是我姐姐。”抱头流了一会儿泪,又问,“叔父现在知道吗,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可人歉疚道:“我们父女还未及相认。父亲大人已回目布尔宁,其他事情容姐姐日后向你解释。”

我忆起前事,突然心内大惧,心尖颤动,陡地坐起半个身,低叫道:“我怎么没有出宫?皇上与王爷他们……”

可人握住我手,眼中星芒闪动:“大家都没事,你只是……宋太医说要妹妹放宽心养好身子,妹妹还年轻,日后想要多少孩子都会有的。”

孩子!如有惊雷在头顶炸响,我伸手抚向小腹,果然平若河床——虽然自知他是保不住的,但事到临头却仍悲伤,无尽的悲伤,我软软倒上丝棉枕头,胸口如被万箭齐钻,却又欲哭无泪。

下午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棂,一寸一寸地,在地上移动,窗花的影子仿佛被谁烙上去的一般,花枝叶干,样样分明,仿佛是最好的剪纸师傅精心剪出来的一般。白玉花薰中有淡淡的轻烟横陈空中。案几上三两枝梅花花瓣凋零……依稀有丝竹之声隐隐传来,轻松的,愉快的……我不想听,它却一阵大过一阵,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向耳内猛烈地灌来……疑惑地看了可人一眼,她沉吟片刻,低声道:“皇上正陪皇后游湖赏春。”

游湖赏春?

而且,是陪着皇后?

我心,若被那乐声刺穿,暗暗地,血流一身。我低着头,看见自己胸口在湖绿的棉被被沿

微微起伏，起伏着仿佛水之波涛，仿佛文泽的龙船游到这里推出来的冷冷波浪，我看着那波浪，嘴里淡淡说：“皇后身怀龙子，皇上原该陪着她。”

可人忙暖暖地握住我手：“皇上也是隔三差五地过来瞧妹妹的。你昏迷的第二日小产，皇上也很伤心，下旨太医全力相救。同时，又派人请外祖入宫救治。正是外祖悄悄告诉我，你可能是服用过中原早已失传的‘龟息丸’。及至王爷回来，才知果然。”

又给我讲这一个月中发生的事情。

良妃因怀有龙子之故，复又得宠；杜美人也被放出冷宫，不降反升，已封贵人；谢冰月入宫，封为德嫔……

可人道：“妹妹昏迷期间，来探望你的人还真不少。荣妃与同嫔二位娘娘自是不在话下，奇怪的是，连良妃娘娘与新封的德嫔主子也经常过来。”

我也诧异。

可人抬头看一眼红木窗外寸寸西移的阳光，握我的手紧了一紧，柔声笑道：“看时辰御药房该给妹妹今日最后一服煎药了。你每吃一服药，必须用几滴新鲜人血作引，因此，浩王爷他会在宋太医熬药前，偷偷去太医院取血。妹妹已整整昏迷一月时间，现在醒来，必须马上派人去浩王爷上通知一声，否则……”

我陡然惊觉，猛地又坐起身，又气又痛心：“糊涂！世上那么多人，何故定要王爷取血？叔父既然想带我出宫，又为何不以王爷的性命做交换条件，我怎么醒后仍在宫中？！”

可人叹道：“说来话长。皇上醒来后一见你晕倒，先慌成什么似的，传太医的同时直接命人接外祖入了宫。父亲大人医术师承祖父衣钵，外祖与他根本就是一时瑜亮。因而外祖虽没把握治得妹妹痊愈，但保你不死却是可以的。我们身在宫中又哪里知道外面的事，见妹妹命在旦夕，谁又能真正放开手去？经了外祖的手，父亲大人‘龟息丸’的药效早弱了，妹妹虽不能清醒，但终有了呼吸，及至王爷带回解药，妹妹脸上方才一日日地有了红晕。只是，这解药怪得很，一定要吃过雪蛤的人的血方可以作为药引。”

我挺直背突然一软：“倒是在叔父面前提了提雪蛤，他便记在心里，只怕另换了解药也尚未可知！但王爷那样聪明，怎么不知叔父复仇之心，原是想让他吃些苦头的。即使他不滴血为引，我一样可以‘复生’，或者反而可以醒得更早一些。”

可人道：“话虽这么说，可是他怎么敢不听父亲大人的话？凭他怎么聪明，总越不过‘关心则乱’这四个字去。现莫说取血，即使前面是可以让人粉身碎骨的悬崖，为了救妹妹，只怕他也是会纵身一跃的。”

我刚惻然，隐隐约约地，又听见有乐声传来。

丝丝不绝于耳。

好一派歌舞升平！

他与她，他们尽情欢乐的背后，有多少个柳家冤案？又牺牲过多少个林媚儿、薛琴心甚至我柳荷烟？

果然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可人说什么见我晕了文泽急得慌，只怕是安慰之词。同样是他的骨肉，否则他怎么不心痛我没了皇子，反而陪一向不宠的皇后玩乐，左拥右抱地流连花红柳绿之中？回忆前情，始知真相残酷，再相较文泽的绝与文浩的痴，我不禁心又气又苦……不顾腿脚无力，一下掀开红色锦被，低低道：“我要见王爷，着春菱去请。可人……姐姐，现在起，除春菱、杨长安外，不许任何人进来，也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已醒来。请姐姐帮我梳头更衣。”

拗我不过，可人只得依言办了。服侍我梳洗，又应我要求，手忙脚乱地为我装饰。洁面、匀粉、描眉、画眼、扫胭脂、梳头、抹桂花油、插宫花步摇、贴花黄……及至装扮完，竟整花去近一个时辰。

面对菱花镜中一直呆滞的自己，我强笑了。想了一想，又指挥可人检出一件玫瑰红缎底绣花五彩百蝶钉珍珠的裙装，外面穿件银灰狐毛皮甲坐于大大的未央铜镜之前。

天已完全黑透。

春菱疾步进来，突见我艳丽的模样，脚下也是滞了一滞，却什么也没说，走向身边耳语：“王爷来了，可要请他进来吗？”

点头。我一挥手，春可二人退出……我背对着门坐在那里，身后有细碎急促脚步声响起。我转过身，果然看见面若冠玉的俊美文浩。他穿一身茄紫四绣海水座龙图案正立在杏黄色苏绣门帘之下，带着满脸惊喜，目中亮晶晶地看着我。我心中纷乱如麻，缓缓站起身，立在原地笑了一笑：“王爷怎么不进来？”

文浩走近，将我从额头看至眼睛：“荷烟，你真的醒来了？”

我流出眼泪：“是。既然是浩王爷您命我醒，荷烟我又岂敢抗命？”

文浩点头，眼圈却突然陡地红了。我看着他，伸手拉开文浩衣袖——果见那腕上有深深浅浅，条条的划痕。他一怔之下，想抽回手去，被我紧紧捉住。

有泪，一滴又滴落上文浩手腕。

“疼不疼？”我抽泣着，满腔的感激积聚在胸口，隐隐伤悲，低声道，“王爷如此待我，荷烟如何报答？”

文浩笑了一笑，正色道：“荷烟，其实我只想为你做一点事情而已。”

眼中有淡淡雨雾升起，我看着他双眼，就那样看着他……放开他手，我怔怔地伸手去解银灰狐毛领口那粒东珠纽扣。文浩一呆，继而捉住我手，动容道：“荷烟？！”

心中风波再起，我虽拧着一股劲，却仍羞红满脸，胸口微微起伏……许久方强笑道：“王爷，今日荷烟美吗？”

文浩一怔，继而一呆：“很美。”他的脸上，突然露出大人看着小孩子似的神情，他的语气，却是宠溺的，玩笑的，“确实很美——小荷烟今日又怎么会这样的美呢？”

我脸，却再度飞红。看他一眼，忙又低了头，双手绞动珠灰色珠绣裙带，轻而又轻地说：“回王爷，荷烟今日美是因为……因为……荷烟今夜想做世上最美的新娘——文浩王爷新娘。”我心乱跳，胸口起伏如同海之波浪，再次抬眼望他，更是满脸大热，“王爷，您今日可愿意……愿意要了荷烟？”

空气中静得能听见彼此心跳。

我说了那话，心里却恨不能挖个地洞钻了进去……我悔着，恨着，却又强撑着……右手一暖，已被文浩握进掌中：“荷烟，你真心喜欢我吗？”

又是大窘，我看着青色地面喃喃地，低低地说：“都说‘宁做浩王妾，不当后宫妃’，荷烟也……也不能免俗。”

“呵，”文浩笑一笑，“小东西以后不许胡说！你可知道，这两句话原是……原是以前服侍过本王的那些女子们胡编出来？”

“啊？！”我听得双颊发烫，心中如揣着一只慌张的小鹿般乱跳，头却垂得更低……突然身子一轻，被文浩横抱而起放在床上……我大惊，只是不敢看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头顶传来文浩一声幽幽长叹：“丫头，你这是想报答我，还是……想报复他？”

文浩他，竟然知我如此之深！头顶如被迅雷击中，无限悲凉，我心仿佛冬日漠漠荒原上一个被陡然撞醒的青铜大钟，那头，便恨不能全身埋入棉被，却偏硬着一口气，仰起头强笑道：“都不是。王爷，您此问……究竟是不想还是——不敢要荷烟？”

“我不敢？！”他冷笑。他低低迎上我眼，含了与文泽常有的一模一样的笑容，他的磁性的声音几近诱惑，“好吧，既荷烟姑娘盛意拳拳，小王恭敬不如从命。那么……便让小王今晚服侍姑娘一回也罢！”

我呆住，他却将脸贴得更近，拿目光在我脸上游移，以耳语般的声音低低笑道：“小东西，今夜……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我心陡地抽紧，我浑身僵住，仿佛有泰山在头顶缓缓罩落，只觉气压在胸口。胸口起伏不已，紧张得直瞪瞪看着他……突然就明白，自己真的不爱他——他说得对，是的，我不爱他，

我不爱他,我只是感激他,我今日要以身相许,不过只是《聊斋志异》中小狐狸们对书生的惯用手法……我只是为了报复文泽,又是要报答他,我对他全无对文泽那样的刻骨铭心……只有文泽,文泽才是这世上唯一令我痛苦却又唯一令我开心之人……

箭在弦上,我却心乱如麻。

文浩笑了一笑,放开我,立起身来:“我不是不想,也不是不敢,而是不能。除非我可以娶你为妻,否则我们便不能在彼此身上打下烙印。如果你我今夜越过雷池……”倒吸一口气,长叹道,“也许今日你对于我是报恩,是激情,是游戏,唯独,不是爱。爱需要责任,试问如今的我,又可以对你承诺什么?”

骑虎难下,我只硬着头皮红着脸,喃喃道:“您怎么知道唯独不是爱,也许……也许……”

文浩嘴角扬起一个上弯:“这么说,你是想说你真爱上我了吗?”

“……”我一时语结。

文浩看我情形,长叹道:“世间情侣有三品,最下品叫做‘貌合神离’;中品者叫做‘有实无名’——若今日你我迈出那一步,你我之情便只是中品。虽此情可待成追忆,但非我所愿。因我追求的,是真正的上品情爱。”

“什么?”我心中迷茫无岸。

文浩淡淡一笑:“荷烟你想,若你真的同时爱上我与他,爱上我们两人,却只能与其中一人生活,那生活便会让你如处人世地狱。而我,若不能娶你相伴,那无论得你身还是得你心,均不可取。若得身不得心,便只得‘永结无情游’;若只得心不得身,再怎么恩爱都是露水野外。看别人形影不离,自己却要独坐青灯,便会心碎,便会动摇,便是人间至悲——‘爱别离’。”

我大窘,红着脸,慌乱着心,一言不发。

他替我盖上锦被,他的笑容像初春的风一样轻淡:“我该回去了,择日再来看你。”

有泪从眼角滑落,我终忍不住低低道:“您既不肯要我,又为何要对我这么好?”

文浩淡淡道:“世上有许许多多种爱的方式,比如守护。可若真做情侣,荷烟,我希望穷我一生,可以得到上品之爱。”

“上品又是什么?”我嘶哑着声音。

他久久沉吟:“如今还不可说,只望日后你能体会。这世上有许多情侣,一生一世修不到上品。不如这样,我们现订下一个五年之约。五年后的今日,若你发现自己果然爱我——便将你的来世许给我吧。”

屋内红烛跳跃,又香又暖。

而他,却拒绝我香暖的怀抱断然转身而去。

第二章 德嫔阿若

终知瞒不过文泽去，第二日便派人去禀告了。一下朝，他朝服未换便赶来听雨轩，风一般冲了进来，旁若无人地一下抱住我：“朕的小傻子终于醒了！老天待朕总算不薄，终将你还给了朕。”

恍若再世。

虽然入了那怀，但我们中间隔着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仿佛隔着千山万水般，我身子便有一丝僵硬。他浑身不觉，只轻轻扶我上床坐了。又传太医过来问话。听说可以侍寝，他欢喜成孩童模样，拉手对面静静看我，看一会子，又笑一会子，只不说话。我要开口，也被他拦住，只是笑道：“烟儿要说什么朕全知道。偷得浮生半日闲，原该静静地，体会心与心对话——方合神仙伴侣的意境。”

心中一动，却又大恸。

全无半分欢愉。

而他，整整一日竟哪处都没去。

中午时分，后宫尽知柳荷烟苏醒。蓼儿同嫔等几个相好嫔妃先赶着过来，见文泽也在，便只略坐一番告辞。文泽怕影响我休息，便口谕当日不必再行探视。又因大病初愈，恩准我不必日日去凤至宫请安。

令宫人搬来奏章批阅。他浴在阳光中沉思，时不时抬头望我微微一笑。白玉花薰中轻烟袅袅，屋子里静得能听见檀香灰一段段落在红木案几上的声音。一屋安静中，突然，他看一看手中折奏，再看桌上折奏，朗声大笑不已。

我正惊诧，他已走至身边握了我手，笑道：“朕哪里有心思看什么奏章，批复的上谕，一个

个的可不都指鹿为马了吗？”

“烟儿……”他迭声地轻轻唤我，将自己的脸贴上我面，他放我手贴在他心口，耳语般低低道，“烟儿……朕的好烟儿，告诉朕你真的回来！知道吗，朕一直盼你醒，一直在盼！朕从来没有害怕失去什么，这些天却很怕失去你。要知道，只要朕愿意，全天下的待嫁女子都可以成为朕的女人。可，朕不会要全天下女子，只要你，只要你活！烟儿，朕真的……真的无法承受再一次失去真情。”

一面说，他一面横抱起我……

当夜红鸾帐中待我如同稀世珍瓷，又说了半夜思念之语，再叹惜腹中皇子一番，方才沉沉睡去。

我毫无睡意，在帐中一直看他，一直看。

仍在这处房间，仍然红绡罗帐，仍然是我与他。回忆前情，仿佛不过做了一场梦。微弱灯光下，他微微扬起嘴角，一如同诚实孩童。念及白日惊喜，抱住我说的那番话儿，满脸深情竟不似伪装。

陡然便对自己恨意有些不自信起来。

莫非，他说的全是真话？

他真爱我，当柳荷烟不同于旁人？

这样想着，深深看着他。有如春水浸涌，我的心，便想在柔柔的烛光里开始一寸寸柔软……正此时，隐隐约约，黄胜身影映上湖绿色毡帘，低声请旨上朝。

“皇上。”我低声唤他。见睡得沉，便伸出手指轻轻挠他掌心，文泽迷蒙中略有些不耐，却口齿无比清晰地，低声道：“杜儿……别闹！”

杜儿？那手指便僵在他掌心里，收不回来。

烟儿与杜儿，不过一字之差。一个字，不过一个字，非他嘴误，却是我误了他心。怔怔地，看微暗红烛烛光一跳一跳的，思想全无……他却陡然清醒，翻身望着我，笑了一笑：“朕以为……嘴，烟儿可不是回来了吗，朕竟然如在梦中。”

心仍是冷，我淡淡笑道：“臣妾非是杜贵人，这里也非暖香居，让皇上失望，臣妾罪该万死。”

文泽抱住我，一个亲吻落上我脸：“刚好便吃醋，倒仔细伤了身子。烟儿当然不是朕的贵人，可你是朕的贵嫔！朕下朝后便命人拟旨，赐烟儿贵嫔名位。”

贵嫔！原来终是我错！原来他以为，我之所以不快，要的不过是一个名号。

帝王怀抱香常暖，媚妃荒冢草已凉——为了他又如何，当初他们该是万般恩爱的吧？她

不惜为他舍了那美好生命，毁了那清白名节，终敌不过岁月流逝，敌不过众女争先恐后地争着去他心中抢一个角落。如果冷国师不是柳三公子，如果我当初真嫁去目国成全他一番伟业，当我化作灰飞烟灭之后，他可真记得我？

昨日他的兴奋只怕并不是因了爱我，而是失而复得的一种本能吧。

他却慢慢地起身，轻轻笑道：“又欢喜得傻了吗，怎么还不领旨谢恩？”

我便冷冷地从床上披衣下地，冷冷跪在床前地上，冷冷地向他叩头。我冷冷的额头重重叩触上冷冷地面，低头冷冷道：“臣妾叩谢皇上隆恩。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文泽忙俯身亲手将我搀扶起来，谄笑道：“好好的，倒跟朕这样生分！你我夫妻，又何必行这三跪九叩的国礼？！”

“臣妾不敢。”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是那样的冷淡，“妻者，齐也。自古君王无妻，皇上的正室元配也只当称皇后，意为皇上之后。谁敢与皇上齐肩？皇上您是主子，臣妾是您的奴仆，行国礼原也平常。”

我们说话间，文泽更衣梳洗完毕。屏退众人，他在我耳边悄笑道：“病了一场，醒来倒尽说些个傻话。自朕知你心意，早不当你做旁人。也罢，日后你我独处时，便许你称朕三哥吧。”

三哥？

他轻描淡写，不费吹灰之力地将我心底最后一根弦折断。

仿佛听见自己的心陡然冻裂，哗啦啦碎满一地。见我呆住，文泽捏着我鼻子柔声笑道：“还不知足吗？六宫嫔妃也只有烟儿能得此恩宠，日后可不得再胡乱吃醋猜疑君心了。”

说完，他微微笑，一阵风般飘然而去。

我却仍是发呆。

莫非，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

胸口又堵。待回过神，派春菱悄悄请宋佩昭过来，屏退众人，我省去一切过门，直接吩咐道：“请大人想法为本嫔开服方子，务必令我不能侍寝于皇上。”

宋佩昭一怔：“可是娘娘，皇上十天前后旨让令尊官复原职。如果……难道娘娘就不为您的家人前途考虑？”

闻言微怔。心念转动，我奋笔修书一封，递给宋佩昭：“大人，烦你将此信交与家父。至于本嫔适才要求大人之事，还请大人费心替我办成。”淡淡地叹了一口气，又说，“朝中为官与后宫当妃，原是泾水渭河互不搭界。家父一向刚直，只怕也不愿靠我在宫中的裙带关系。因此，大人无须担心。”

宋佩昭闻言也叹：“朝中宫中，若人人都有娘娘父女这般见识，只怕早已是朗朗晴空。只

可惜,更多人却不惜赔上自己女儿性命……”

知他想起琴贵妃,我忙喝断:“大人!皇上那边若有问起我病情……大人应该知道如何答话吧?”

宋佩昭点头:“回娘娘,下官知道。”

又问同嫔治疗情况,宋佩昭答道:“家师进宫为娘娘请脉时,顺便一并为同嫔娘娘请脉,对下官为同嫔娘娘制的暖宫丸倒也十分认同。只要同嫔娘娘坚持服用,一年内必有成效。”又说,“按慧主子吩咐,下官与家师均未对同嫔娘娘直言。”

我点头:“多谢大人与外祖。同姐姐一向喜怒形于色,若让她知道真相,肯定会流露其表,那时让始作俑者察觉,只怕反会促使她对同姐姐痛下毒手。”

宋佩昭领命而去。

我叫进可人,说:“姐姐与叔父只恐一时难以见面。适才我已托宋大人送家书至我府中,家父在有合适机会时,先认你做契女,赐你柳姓。等日后见到叔父,再助你父女相认——只不知姐姐意下如何?”

可人欢喜流泪:“多谢妹妹成全。”

我坐到菱花镜黄铜镜前,对着镜中的她笑:“傻话!这几日还得委屈姐姐,人前仍做妹妹婢女。我们姐妹,万不可露出半点口风。”

“姐姐知道。”可人点头,收起眼泪,替我梳妆。

蓁儿与同嫔再度相约前来。我们三人相见,欢喜异常。怕我吵,她们只稍坐片刻,便告辞离去。

傍晚时分,阿若突然过来看我,娇笑道:“我特意等到天黑才来的。阿若给姐姐带些东西来看。怕让其他姐姐瞧见,开口问阿若要。”

她掀开随身带来小篮子上红色盖布,一个个将篮中之物取出,轻轻放在桌上。我一望之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篮子里放大大小小七八个泥偶娃娃,或站或坐,或男或女,或笑或哭,形态各异。

阿若得意扬扬,一一指点着,说:“阿若自己捏的。这个是皇上,这个是皇后姐姐,这个是阿若自己,这个是慧姐姐你——姐姐看看,阿若做得可像吗?”

我又奇又喜,道:“还有我吗?”自己也觉好玩,拿起细细打量一回,见她捏的那个自己,是一女子正握笔沉思的模样。虽不十分像,却难得她有这番心意。便笑道:“果然很像。谢谢阿若,妹妹端的是好巧的手。”

阿若脸上绽开两团桃红,她哧哧笑着,转眼却又满面委屈:“阿若等姐姐醒等得可好不

心焦！姐姐若再不醒，阿若这几个泥娃娃可给谁看呢？”

他诧异笑道：“为什么一定要拿给我看？”

她睁大美丽的圆眼睛：“阿若听浩哥哥说，姐姐的画画得最好。阿若不会画画，却会做泥人。想看看是姐姐画的人好呢，还是阿若捏的泥人更好。”

果然是小孩心性——我莞尔，拿手轻轻捏她粉粉脸颊，笑道：“当然是阿若的泥人捏得更好。”

“真的？！”阿若喜上眉梢。

“嗯。”我笑着点头，转头拿起一个十分精致、正做抚琴状的男偶泥人放上掌心。我心下了然，故作不知，笑问道：“阿若，这又是个什么人？”

阿若脸一红：“这……这个是阿若的爹爹。”

我不说破，只是点头，笑道：“不错，原来谢司马竟这般年轻。”

阿若顿时满脸通红，红脸在烛火中面若桃花，眼中有如星辰闪烁，端的是宝光流彩，美丽无边。

那样的美丽，我也不由得看得呆了一呆，笑道：“泥人都是送给姐姐的吗？”

“嗯——”阿若歪头略作思索，吞吞吐吐道，“除了阿若自己与……与爹爹那两个泥人，其余的都给姐姐。”

——好个阿若。我暗赞，原来这也是一个可以弃天子、弃靠山皇后，却一定不弃己心，不弃真爱的小女子。

立时便从心里喜欢上她。

谈笑一会儿，我见夜色渐浓，便命杨长安送阿若回去。阿若哪肯乘轿？定要只自己走回宫去——也只得依了。送至大门口，目送他们渐行渐远，就要隐入夜色之中……远远地，皇宫里突然响起阿若的江南小调：“捏一个泥人是你，再捏一个泥人是我，把泥人打碎，重新再捏两个泥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